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十四







宋板續資治通鑑長編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第四十七之一

真宗皇帝紀九之一

景德三年正月始置常平倉也先是言事者以為水旱災沴有備無患古有常平倉亦可復置請於京東西河東陝西江淮兩浙計戶口多少量留上供錢自千貫至二萬貫令轉運使每州擇清幹官主之專委司農寺摠領三司無得輒用每歲夏秋準市估加錢收糴貴則減價出糴俟十年有增羨則以本錢還三司詔三司集議請如所奏而緣邊不增置於是司農官吏剗解舍藏籍帳度支別置常平倉案大率萬戶歲餘萬石止於五萬石或三年以上不經糴則回充糧廩別以新粟補之 二月丙子權三司使丁謂等言唐宇文融置勸農判官檢戶口田土 偽濫等事今欲別置慮益煩擾而諸州長吏職當勸農乃請少卿監刺史閤門使已上知州者並兼館內勸農使餘及通判並兼勸農事諸路轉運使副並兼本路勸農使詔可勸農使入銜自此始 辛巳命知制誥天長未巽直史館開封張復取 太祖 太宗兩朝史館日歷時政記起居注行狀編年仍令資政殿大學士王欽若總之詔中書樞密院三司檢 兩朝宣敕聖旨文字進內將修國史故也 甲申以宋州為應天府丙戌以唐張九齡九世孫元吉為韶州文學元吉詣闕獻明皇墨跡及九齡真圖告身故錄之 虞部員外郎馮亮為度支員外郎淮南江浙荆湖制置茶鹽兼都大發運使都大發運使司自至道未省之及是復置 契丹既和朝廷無事寇準頗矜其功雖 上亦以自得也待準極厚王欽若深害之一日會朝準先退上目送準欽若因進曰陛下敬畏寇準為其有社稷功耶上曰然欽若曰臣不意陛下出此言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爲





取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 上愕然曰何故欽若曰城下之盟雖春秋時小國猶恥之今以萬乘之貴而為澶淵之墜是盟於城下也其何恥如之 上愀然不能答初議親征未決或以問準準曰直有熱血相潑耳於是諧者謂準無愛君之心且曰 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 上顧準稍衰準在中書嘗用寒進每御史政輒取敢言之士他舉措多自任同列已心之嘗除官同列屢目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器百官若用例非所謂進賢退不肖也因卻而不視戊戌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平章事寇準罷為刑部尚書以尚書左丞參知政事王旦為工部尚書平章事旦入謝便坐 上謂曰寇準以 國家爵賞過求虛譽無大臣體罷其重柄庶保終吉也既而命準出知陝州將行又遣近臣傳旨戒約陝州

在三月庚申今并書之自畢士安死準獨相踰五月本傳所言同列皆指王旦馮拯耶王欽若前已罷又距七安死時又六月庚申繼英陳堯叟實任樞密當考 已亥刑部侍郎參知政事馮拯為兵部侍郎資政殿大學士兵部侍郎王欽若為尚書左丞刑部侍郎簽署樞密院事陳堯叟為兵部侍郎並知樞密院事翰林學士工部員外郎知制誥趙安仁為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樞密都承旨四方館使韓崇訓東上閣門使馬知節並簽署堯叟安仁崇訓知節為次令即日視事 三月己未太常丞直集賢院任隨上言曰任隨未見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士得士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為人情者聖王之田治道所由生也是則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明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成聖人之德者實由於良輔故漢書曰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也者所以達下



情而求治致君道於無窮則為臣有五諫之名前代有七人  
之列陛下祗嗣瑤圖秉持金鑑有封之俗既阜成矣無疆之  
化亦馴致矣尚聞焦勞庶政昧旦以視朝歷覽羣書乙夜而  
忘寐仍下賢良之詔勞求亮直之臣惟稽古之聖心軼前王  
之令典雖求諫之路已見於洞開而掌諫之臣未聞乎公舉  
今諫議大夫司諫正言雖有數員但充位尸祿而已是致堯  
鼓之設寂寥而無聲柱解縱陳蹇諤而何効箱篋謾藏於諫  
紙摺紳競寢於正詞罕遵及雷留之風莫覩引裾之直願 陛  
下擇賢士黜具臣懸賞罰之文立懲勸之道其兩省諫官並  
准有唐故事定其員數優其俸給限以遷官之年月責以供  
職之否臧其或獻替推誠彌縫勸節言事有裨於時政抗章  
不避於天誅進思尺忠有犯無隱則請行甄擢以勸眾焉其  
或尸利無慙彌違有闕務引腹非之咎多致面從之諛不啓

心而沃心罔危言而危行則請行降黜以勸眾焉夫如是則  
賢者勸惰者激庸者退懦者立俾朝廷之士咸願竭忠而報  
國疏矣奏上覽而嘉之乃降詔曰國家設諫諍之官廣詢求之  
路蓋欲彌縫闕漏啓迪聰明而處職者姑務因循罕聞蹇諤  
茲為尸祿曷副虛懷自今且竭節箴規悉心獻替賞罰之典  
斷在必行 是月始命朝臣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其  
後又增置一員以閤門祗候充初置府界提點會要在景德  
三年增置在四年十二月而  
實錄並無之本志亦甚畧今且附見更詳考實錄二年十  
二月當記命高繼忠等提點府界刑獄錢昂疑此即置官事  
始也 夏四月丙子幸崇文院觀四庫圖籍及所修君臣事  
迹徧閱門類詢其次序王欽若楊億悉以條對有倫理未當  
者立命改之謂侍臣曰朕此書蓋欲著歷代事實為將來典  
法使開卷者動有資益也賜編修官金帛有差 壬辰命使  
六人巡撫益利梓夔福建等路所至存問犒設官吏將校父



老踈决駿因除雜犯至死官典犯賊依法外流已下遞減之  
仍案察官吏能否民間利害以聞時屯田員外郎謝濤使益  
利路及還舉所部官三十餘人宰相以為多濤乃歷陳其治  
狀且願連坐奉使舉黻坐自濤始 乙未復詔羣臣轉對其  
在外京朝官內殿崇班已上候得替先具民間利害實對於  
閣門上進方得朝見 五月壬寅朔司天言日當食 上避  
正殿不視事百官各守其司既而陰翳不見 上語宰相曰  
此非朕德所致但喜分野之民不被其災耳 司天奏周伯  
星見羣臣上表稱賀知雜御史王濟乘間言於上曰瑞星實  
符聖德然唐太宗以家給人足豐年為上瑞巨願 陛下日  
謹一日居安慮危則天下幸甚 上嘉納之 趙德明遣其  
兵馬使賀永珍來貢馬甲及德明又遣其兵馬使賀守文來  
貢先是向敏中及張崇貴與德明議立誓約久未决德明雖

數遣使修貢然於七事訖莫承順累表但云乞先賜恩命徐  
議之時已有詔許德明毋納靈州既又賜敏中等詔喻德明  
止遣子弟入宿衛及毋得攻劫西路進奉蕃部縱有爭競並  
取朝廷和斷他約悉除之然亦不聽回圖往來及放行青鹽之  
禁乙巳敏中等言一事苟不如約恐乖前議請皆與之 上  
以德明變詐難信儻務姑息必貽後患復賜敏中等詔令熟  
計復奏 丙午命知樞密院王欽若陳堯叟同修時政記每  
次月十五日送中書度支副使李士衡言關右自不禁解鹽  
已來計司以賣鹽年額錢分配永興同華耀四州軍而永興  
最多於民不便請減十分之四詔悉除之先是內帑歲出緡  
錢三十萬助陝西軍費及士衡為轉運使言歲計可自辦遂  
罷給 上將幸洛士衡獻粟五十萬斛又以二十萬斛饋京  
西朝廷以為材故召令佐三司

士衡傳云 上謁陵寢因幸洛士衡獻粟五十萬斛又以



三十萬劄劾京西故得度支副使按士衡除度支副使乃景  
德三年三月丙申謁陵寢幸洛貫四年正月二月事本傳詳  
矣今畧加刪潤使不相悞茶蕪監判官歐陽冕求應賢良方正而大言

自薦以媚且臯巽爲比且云使臣日試萬言一字不改日覽  
千字一句不遺由是促召赴闕令中書試五論三頌諸詩四  
十首共限萬言題既出冕惶駭自陳止應賢良不應萬言幸  
假貸乃以所上表示之冕不敢復言至哺但成五論一頌共  
三千字既奏御上令問表中所陳條目冕伏躁妄之罪責  
授州司戶叅軍冕廬陵人也左諫議大夫陳省華卒省華辯  
智有吏幹妻馮氏嚴訓諸子尤力堯叟既貴孝謹益不衰本  
富家祿賜且厚然不許諸子事華後堯叟掌樞密時弟堯佐  
直史館堯咨知制誥與省華同在北省諸孫任官者十數人  
宗親登科者又數人榮盛無比客至堯叟等皆侍立其側客  
多不皇引去舊制登樞近者母妻即封郡夫人堯叟初拜父

卷十七之二

五

以在朝止封其妻而母但從夫邑封堯叟表讓朝廷以羣制  
不聽省華卒既逾年上欲褒封其母以問王旦旦曰雖私  
門禮制未闕公朝降命亦無嫌也乃封爲太夫人後  
進封謚國年八十餘尚無恙涇原儀渭都鈐轄秦翰知鎮  
戎軍曹瑋等各請出兵討賊上以德明累遣使修貢慮失  
誠信不許德明初請命于朝瑋言繼遷擅河南地二十年邊  
不解甲使中國西顧而憂今方其國危子弱不即禽滅後更  
盛強難制願假臣精兵出不意捕德明送闕下復以河南爲  
郡縣時不可失朝廷方欲以恩致德明寢其書不報向敏中  
等言德明終未推誠恐難使盡副元約但令遣長子親弟宿  
衛京師及貢結誓表章自今母得攻却內屬蕃部縱有爭競  
亦當奏裁如詔書所指二事頗爲要切候其親弟到闕并得  
誓章則先許五事悉願與之姑務鞫麻系以緩爭戰可也上



意許焉又慮德明空接續進奉肆其徼求在彼固無虧損而我漸失機會復賜敏中等詔令亟圖之并以邊臣及蕃部所奏德明迫脅攻劫事狀付敏中等且言所掠去蕃口縱不能給還亦當重作要約絕其後犯 六月丁丑京東轉運使右正言直史館張知白上疏曰司天奏周伯星見此聖德動天而辰象昭瑞也臣聞皇王之道在乎戒謹休祥荐至則抑畏滋甚蓋懼亂者治必興焉思危者安必久焉昔之君天下者患不恤黎元之疾苦不知軍旅之勤勞奢侈後無窮田遊無度聲樂不節政事不勤雍蔽不除諫諍不納凡此八患 陛下悉皆無有固已超絕於百代矣誠能日新其德雖休勿休則瑞星不出臣亦賀鳴祚愈隆而青史增光苟異於是則瑞星雖出臣亦不敢同衆人之賀也自古以還仗富彊之基居隆盛之運怠於政事以啓危亂者不可勝數況今西北二隅雖

罷征戰之役然而比夫古者屈膝稱臣款塞內附則亦事異而禮殊矣得不慮哉 上覽疏納謂輔臣曰知白以諫官在外而乃心朝廷可謂知所職矣特詔獎諭之 戊子知制誥朱巽上言朝廷命令不可屢改自今有陳述利害更張法制者請先付有司議其可否如經久可行者行之不可者止之苟罔辨是非一切頒布恐失重謹之道 上謂宰臣曰此甚識治體卿等志之且事有可否執政者所宜盡言無有隱也 庚寅以殿中丞王旭同判吏部南曹旭旦之弟也自旦爲政旭避嫌不復釐事至是虞部員外郎王矩言旭前宰族氏廉白有政績但以兄任宰弼遂使不用於時 上謂旦曰旭之幹敏朕亦素知且屢有言其才堪任京府僚佐者且以避嫌懇辭 上曰前代兄弟並居要重者多矣朝廷用才不可以御政使之論滯且曰必不得已願且令主判南省閑司



上復欲授三司判官旦又固讓上重遣其意故有是命後數日旭引對選人上曰賜緋魚謂旦曰朕失照管不知卿身猶衣綠也秋七月知益州張詠歲滿朝議欲以兵部員外郎直史館任中正代之中正前知梓州又新自契丹使還上恐其憚於遠適令中書召問中正曰益部重地國家委使敢不竭誠以報上嘉其自効壬寅擢樞密直學士工部郎中知益州在郡凡五歲遵詠條教人用使之宰相王旦初擬中正代詠議者多云不可上亦以詰旦旦曰非中正不能守詠規矩他人往往妄有變更矣上其言久之衆乃服旦能用人也

此據范鎮東齋記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四十七之二

真宗皇帝紀九之二

景德三年七月忠武節度使高瓊卧疾。上欲臨幸其第。知樞密院王欽若恨瓊附寇。準且沮。準瀘淵之功。因言瓊雖久掌禁兵。備宿衛。然未嘗有破敵功。凡車駕臨問。所以寵待。動臣施之於瓊。恐無以示甄別。乃止。及卒。有司言當輟一日朝。上以瓊未嘗有過。特發朝二日。己巳。以應制舉人所納文卷付中書詳較。初命翰林學士晁迥等考定。又命侍讀學士呂文仲、呂祐之、龍圖閣待制戚綸、陳彭年重考。上猶慮遺才。故復委輔臣裁擇。尋詔趙宗古、陳高、陳絳、令狐頌、陳漸、陳貫等就試中書。及儀尉初房未就試。先卒。詔特賜其家錢五萬。八月。种放既歸。終南。教授山中。表求。太宗御書及經史音疏。詔悉與之。因謂輔臣曰。近中使還言。放居草屋。食野

菜菘。麵而已。如此淡薄。亦人所難也。丁丑。上謂王旦等

曰。凡裁處機務。要當知其本末。朕每與羣臣議事。但務從長。雖言不盡理。亦優容之。所冀盡其情也。若果決行事。豈足為難。周世宗固英主。然用刑峻急。誅殺過當。享祚不永。豈不由此乎。癸未。詔以來年春朝謁諸陵。初。司天言歲在酉戌。乃可行。上曰。朕遵用典禮。意已決矣。王旦曰。春候和暖。亦可順動。惟行宮損壞。要須修葺。上曰。如此亦勞民矣。乃詔所至州縣。但增飾館驛。不得更建行宮。侍從臣寮。并百司供擬。及供御之物。並令減省。九月。庚戌。詔以稼穡屢登。機務多暇。自今羣臣不妨職事。並聽遊宴。御史勿得糾察。上巳。二社。端午。重陽。并旬。時休務。一日。祁寒。盛暑。大雨。雪。議放朝。著于令。丙辰。御宗政殿。親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光祿寺丞錢易。廣德軍判官石待問。並入第四等。以易為祕書丞。待問為



殿中丞待問眉山人也。上謂輔臣曰：今封疆寧謐，氣序均調，所謂人情和天道順也。王旦等曰：陛下虚心求治，屈己爲民夷狄懷，豐人樂此太平之應也。咸再拜稱賀。上曰：亦卿等之功也。朕觀古今事，若君臣道合，上下同心，何憂不治。今四方無虞，卿等宜謹守經制，審於出令耳。雄州團練使何承矩以老疾累表求解邊任。上令自擇其代。承矩薦安撫副使李允則。丙寅，即命允則知雄州兼安撫使。改授承矩齊州團練使，便道之任。承矩至齊州，才七日卒。緣邊洎涿易州民聞承矩卒，皆揮涕有相率詣雄州發哀飯僧者。承矩習熟戎事，有方畧，能綏撫異俗。其後虜使至者，言虜中皆畏服承矩之名，尤好儒學，賓禮賢士大夫。嘗知潭州，李沆王旦實爲佐屬，承矩器以公輔待之，絕厚。丁卯，鄜延鈐轄張崇貴入奏趙德明遣牙校劉仁勗來進誓表，請藏盟府，且言保吉

臨終謂之曰：爾當傾心內屬，如一兩表未蒙聽納，但連表上，祈得請而已。又言所乞回圖及放青鹽之禁，雖宣命未許，然誓立功効，冀爲異日賞典也。上賜詔嘉獎焉。冬十月庚午朔，以趙德明爲定難節度使，封西平王，給俸如內地。又錄德明誓表，令渭州遣人賫至西京府，曉諭諸蕃，轉告甘沙首領。辛未，以六宅使熒州刺史內侍省右班都知張崇貴爲皇城使，誠州團練使內侍省左右班都知賞其功也。乙亥，以太常博士王曙爲契丹國主生辰使，內殿崇班閣門祗候高繼忠副之，戶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李維爲國母正旦使，崇儀使雅州刺史張利涉副之，太常博士段曄爲國主正旦使，如京副使孫正辭副之。維等使還，言虜主見漢使，彊服衣冠事已。即幅巾雜蕃騎出射獵矣。官屬院帳皆自辦器械糗糧。始孫僅使時，所過官屬路左獻酒，及維至，則已變改，然而遇漢使



益厚又言番法極嚴罪死者必屠割慘毒虜士嘗言不與丹乃禽獸非同漢人可以文法治也孫正辭丁丑以內侍左右班都知張崇貴為趙德明旌節官告使太常博士趙湘副之賜德明襲衣金帶金鞍勒馬銀萬兩絹萬疋錢二萬貫茶二萬斤丁酉葬明德皇后于永熙陵十一月庚子朔詔減河北河東陝西諸州指使使臣以邊防無事故也先是工部郎中陳若拙接伴契丹賀正旦使若拙談詞鄙近丙午命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孫僅代之若拙多誕妄寡學術雖以第三人及第然素無文舊語第三人及第號榜眼因目若拙為瞎榜庚戌徙知永興軍府永清節度使周瑩為鄆寧環慶都部署東上閣門使鄆寧環慶都部署孫全照為四方館使知永興軍府先是詔減西部戍兵令屯近地全照以邊防不可無備未即奉詔上曰全照是好勇多言者德明使已至

五十九

通四十七之三

三

闕復何慮焉故使瑩代之己未上謂輔臣曰執政之地百僚具瞻品藻擬倫當務公共輕諾寡信怨是用長不可不戒也寇準之居相位多致人言豈不由此馮拯曰呂蒙正嘗云準輕脫好取聲譽不可不察上因言蒙正性淳厚李沆溫和寡言嘗廷議政事而向敏中獨無言沆乃曰敏中素同此議何得對上緘默亦足見沆之純誠也十二月壬午龍圖閣待制陳彭年上言伏觀詔書來年正月二日上辛祈穀于昊天上帝至十日始立春謹按禮記月令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注云為上辛祈穀郊祀昊天上帝春秋傳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蓋春氣初至農事方興郊祀昊天以祈嘉穀故當在建寅之月迎春之後矣自晉泰始二年始用上辛不擇立春先後齊永明元年立春前郊議者欲遷日王儉啓云宋景平元年元嘉六年並立春前郊遂不遷日其後吳操之又



云應在立春前然則左氏所記啓蟄而郊乃三代彝章王儉  
啓郊在春前乃後世變禮來年正月十日立春三日上辛祈  
穀斯則襲王儉之末議違左氏之明文理有未安事當復古  
伏望憲章三代取則六經常以正月立春之後上辛行祈穀  
之祀從之因詔有司詳定諸祠祭事其後有司言按月令立  
夏之日天子迎夏于南郊注云迎夏爲祀赤帝於南郊又云  
是月也大雩注云春秋傳曰龍見而雩謂建巳之月陽氣盛  
而常旱萬物待雨而長故祭天必祈雨龍星謂角亢也立夏  
後昏見於東方又按五禮精義云自周已來歲星差度今之  
龍見或在五月以祈甘雨於時已晚但四月上旬卜日今則  
惟用改朔不待得節祭於立夏之前違茲舊禮之意苟或龍  
見於仲夏之時雩祀於季春之節相去遼闊於禮未周欲請  
自今並於立夏後卜日如立夏在三月則待改朔庶節氣協

六、六十一

四

於純陽典禮符於舊史又按月令云季秋之月乃命冢宰農  
事備收藏帝籍之牧于神倉是月也大享帝此則季秋之月  
農事既終大享明堂報茲嘉穀或猶未得節尚當建酉因而  
卜曰有厲先時欲望自今並過寒露或寒露在八月則至九  
月乃卜自餘諸祠祭皆叶禮令無所駁奏可 辛卯以宰臣  
王旦爲朝拜 諸陵大禮使 先是江淮歲運米輸京師未  
有定制是歲始定六百萬石爲歲額從發運副使李溥之請  
也 本傳云江淮運米輸京師歲才三百五十萬斛李溥請至  
六百萬因除發運副使按溥除副使實錄不書會要於景  
德三年十一月載溥請定歲額則溥已爲副使矣恐傳未必  
可據也今從會要傳所云歲才三百五十萬斛蓋止言米及  
黃米數耳叔粟不與焉米數見至道元年九月不  
知此云六百萬者通叔粟言之或專舉米數當考 契丹上  
其國母蕭氏燕燕號曰睿德神畧應運啓化法道洪仁聖武  
開統承天皇帝太后其主隆緒曰洪文宣武至德廣道昭孝皇  
帝置中京於七金山下其地本奚王牙帳也 卷四十七之二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四十八之一

真宗皇帝紀十之一

景德四年春正月遣工部尚書王化基乘驛詣河中祭於土  
廟用大祠禮告將朝陵也 甲辰以知樞密院事陳堯叟為  
東京留守 乙巳以權三司使事丁謂為隨駕三司使鹽鐵  
副使林特副之 己未車駕發京師庚申次中牟縣除逋負  
釋囚繫賜父老衣幣所過如之 甲子次鞏縣罷鳴鞭及太  
常奏嚴金吾傳呼或獻洛鯉 上曰吾不忍食也命放之  
丙寅齋于永安鎮行宮太官進蔬膳 丁卯夜漏未盡三鼓  
上乘馬却輿輦繳扇至 安陵外次易素服步入司馬門行  
奠獻之禮次詣永昌 永熙陵又各詣下宮凡上宮用牲牢  
祝冊有司奉事下宮備膳羞內臣執事首官皆陪位又詣元  
德皇太后陵奠獻又於陵南設幄殿祭如下宮禮上每至陵

壬、六十一

寢望門而哭初有司具儀止常服 上特制素服禮畢徧詣  
孝明 孝惠 孝章 懿德 淑德 明德皇后陵又至  
莊懷皇后陵遂單騎巡視陵闕以內臣從及親殿奠王魏王  
歧王恭孝太子鄆王周王安王諸墳辰後暫至幄次更衣復  
詣陵奉辭有司以朝拜無辭禮 上感慕哀切未忍遽去故  
復往焉及午而還左右進繖 上却之度昭應水乃許進至  
行宮始御常膳又遣官祭一品墳皇諸親墓德音降西京及  
諸路流罪以下囚釋通欠賜畿縣民租稅有差官吏應奉者  
有司考上課績建永安鎮為縣改 永熙陵副使守當都監  
為三陵副使都監度兩京及孟鄭州僧道籍有名者每五人  
放一人不及者每院與一人 二月戊辰朔 車駕遂如西  
京夕次偃師縣始復奏嚴 上猶服鞞袍不舉樂初朝拜前  
連日陰晦及禮畢天地澄廓氣候晏溫咸以上仁孝之感龍



圖閣待制陳彭年請以事付史官及頒示中外從之 己巳  
至西京始奏樂道經漢將軍紀信冢司徒魯恭廟詔贈信為  
太尉恭為太師 辛未命吏部尚書張齊賢祭周六廟詔從  
官先望在洛者賜告祭拜 壬申謂輔臣曰前代內臣恃恩  
恣橫蠹政害物朕常深以為戒至於班秩賜與不使過分有  
罪未嘗矜貸此輩常亦畏懼王旦等曰前代事迹昭然足為  
龜鑒 陛下言及此社稷之福也內侍史崇貴嘗使嘉州還  
上言有知縣王姓者貪濁有佐官名昭度者廉幹乞擢為知  
縣 上曰內臣將命能採善惡固亦可獎然以其密侍為禁  
便爾賞罰外人未為厭伏當須轉運使審察之 癸酉詔就  
西京建 太祖神御殿又置國子監武成王廟 甲戌詔賜  
輔三日 乙亥詔罷西京推酤官賣麴如東京之制命翰林  
侍講學士邢昺等編集車駕所經古迹 丙子加號列子為

冲虛至德真人 辛巳以唐刑部尚書致仕白居易孫利用  
為河南府助教常令修奉墳塋影堂 卜之次鞏縣也太子  
太師呂蒙正輿疾來見不能拜命中使掖之以進賜坐勞問  
甚久 壬午幸其第賜襲衣金帶器幣藥物上尊酒悉如宰相  
相例 辛卯車駕發西京謂輔臣曰歸途陵闕在望雖已遣  
官祭告 朕豈安然而過乎壬辰 上乘馬至孝義鎮吏嘗  
村設次與親王望陵祭奠近臣於幄殿東望拜每進酒食  
上執爵舉匕箸哀感涕泗 三月己亥 上至自西京 太  
清樓藏 太宗御制及墨跡石本九百三十四卷軸四部羣  
書三萬二千七百二十五卷是日 上召輔臣對苑中遂登  
樓閱視又至景福玉宸殿翔鸞儀鳳閣 上置酒作詩王旦  
等皆賦馬知節辭以不能 上不許亦賦焉因賜食樓下玉  
宸殿乃 上宴息之所中施御榻帷帳皆黃繒為之無文采



之飾殿東西聚書八千餘卷 上曰此唯正經正史屢校定者小說它書不預焉其後羣書增及一萬一千二百九十三卷 太宗御集御書又七百五十三卷 一丑以西上閣門副使曹瑋為西閣門使賞其扞邊之功也瑋在鎮戎嘗出戰少捷虜兵去已遠乃驅所掠牛羊輜重緩還頗失部伍其下憂之言於瑋曰牛羊無用徒縻軍不若棄之整衆而歸瑋不荅使人候虜兵去數十里聞瑋利牛羊而師不整遽還龍襲之瑋行愈緩得地利處乃止以待之虜軍將至迎使人謂之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怠請休懸士馬少選決戰虜方苦疲甚皆欣然嚴軍而歇良久瑋又使人諭之曰歇定可相馳矣於是各鼓軍而進一戰大破虜師遂棄牛羊而還徐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為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棄銳便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少懸則足痺不

通四十八之一

三

能立人氣亦闡吾以此取之此據筆談未知何時附見拜官後 夏四月辛

未 上曰比詔河東募土人為廣說神虎諸軍就置營宇蓋以契丹未平此等皆勁勇且習知山川道路故帥臣每患其少嘗許續募今邊防罷警若遂令減去即為弛備然豈可歲增不已乃詔以見存為定額闕則補之 甲戌戶部員外郎

直集賢院判太常禮院李維言天下祭社稷釋奠長吏多不親行事及闕三獻之禮甚非為民祈福尊師設教之意也望令禮官申明舊典詔付有司且言按五禮精義州縣春秋二仲月上丁釋奠並刺史縣令為初獻上佐縣丞為亞獻州博士縣簿尉為終獻若有故以次官通攝又云祭社稷與釋奠同牲用少牢禮行三獻致齋三日今請悉如故事詔從之

丁丑 上謂王欽若等曰近覽唐實錄恭宗即位坐朝常晚羣臣班於紫宸殿有頓踣者拾遺劉栖楚切諫扣龍墀不已



宰相宣諭乃退恭宗為動容遣中使慰勞諫臣舉職深可獎也而史臣以逢吉之黨目為鷹犬其無謂也今所修君臣事迹尤宜區別善惡有前代褒貶不當如此類者宜析理論之以資世教 辛巳皇后郭氏崩周悼獻王后所生也王薨后悲感生疾遂不起后性謙約寬仁惠下尤惡奢靡族屬入謁禁中或服飾華侈必加戒勗有以家事求言於 上者后終不許兄子出嫁以貧欲祈恩賚但出裝具給之 上嘗使觀宜聖殿諸庫后辭曰國之寶庫非婦人所當入 陛下欲惠賜六宮願量頒之妾不敢奉詔 上尤加禮重焉壬午 上謂輔臣曰皇后自東宮事朕至正位中 壹心遜順有內助之勤降年不永深所嗟悼因言后之二兄皆年三十二而卒今后亦止此 體短有數耶 宰相王旦因對言淮南推酷保又有奏報且言諸路各置轉運使復遣官檢舉酒稅競以增益課

通四十八之一

四

利為功煩擾特甚 上曰醞釀當有定制且曰諸州雖各有元定酒數然隨時增益不已 上曰地產財賦及民間費用固不能相絕課利豈可歲歲增益此特官吏務貪勞績不恤民困朕甚閔之乃詔三司取一年中等之數立為定額自今中外勿得更議增課以圖恩獎 上聞京師民僦官舍安居久復為增直者奪賃謂左右曰此豈不太刻 先帝屢曾止絕今當申戒有司無使復然 五月 上謂輔臣曰國家搜訪圖書其數漸廣非時平無事安能及此也乃詔分內藏西庫地以廣祕閣 上與輔臣言及朝士有交相奏薦者王旦曰人之情偽固亦難知或言其短而意在薦揚或稱其能而情實排抑唐劉仁軌嘗忿李敬玄異已將以計去之乃稱其有將帥材而敬玄卒敗軍事此皆不以國家為慮者也 上曰若然則險偽之輩世所不能絕也 戊申詔以鼓司為登



聞鼓院登聞院爲登聞檢院命右正言知制誥周起太常丞  
直史館路振同判鼓院樞密直學士吏部侍郎張詠判檢院  
檢院亦置鼓先有內臣句當鼓司自此悉罷諸人訴事先詣  
鼓院如不受詣檢院又不受即判狀付之許邀車駕如不給  
判狀聽詣御史臺自陳先是上謂王且曰開廣言路理國所  
先而近日尤多煩紊車駕每出詞狀紛紜泊至披詳無可行  
者故有此更置焉起鄒平人也 乙丑詔曰朕精求政治延  
訪臣工咸欲盡規所宜無隱乃有一封而論事輒乞留中而  
匿名多涉巧誣頗彰欺詆既虧公議當革弊風自今文武羣  
臣表疏不得更乞留中事涉機要許上殿自陳如或舉奏官  
吏能否亦須明上封章當行覆驗中書樞密院揔該衆職宜  
盡公詢訪可獎可黜以屬在廷諸路轉運使諸州長吏辨察  
官屬有不法者事發不言當加譴責有治狀者亦勿隱蔽諫

王差

通四十八之一

五

官御史務遵職業無或懈慢今尚書都省糾舉之先是上謂  
王且曰臣僚升殿奏事劄子有不列己名請留中者皆攻人  
之短發人之私苟偏聽之即不可信若顯行之又重違其意  
比令杜鎬陳彭年檢上封密諫故事可著條約并整置有位令  
各舉其職乃降是詔 是月初置雜賣場 閏五月壬申御  
崇政殿試賢良方正著作佐郎陳絳溧水縣令史良丹陽縣  
主簿夏竦先是 上謂宰臣曰比設此科欲求才識若但考  
文義則積舉者方能中選苟有濟時之用安得而知朕以爲  
六經之旨聖人用心固與子史異矣今策問宜用經義衆之  
時務王且曰臣等每奉清閒語及儒教未嘗不以六經爲首  
邇來文風丕變實由 陛下化之 上因命兩制各上策問  
擇而用焉終竦所對入第四次等擢絳爲右正言竦爲光祿  
寺丞竦德安人承皓子也 庚寅上與輔臣談五代事因曰



馮道歷事四朝十帝依阿順旨以避患難為臣如此不可以訓也 六月丙申中書門下樞密院上言伏覩近詔宰執近臣咸令旌別淑慝其如中書樞密院接待賓客屢屢經條約未得允當蓋樞機之任誠務謹嚴而政事之間亦資詢訪若早暮接納慮機因茲滯留如或延見艱難亦利害無由啓露又分聽言事或有異同將徇至公願頒永式欲請自今外任得替到闕及在京掌事官有公事許已前至中書樞密院聚聽詣見其事關急速者不在此限非應公事不許到聽詔從之 戊申上謂輔臣曰近詔諫官御史各令舉職言事昨右正言陳彭年請條制貢部復宏辭科采經術侍御史賈翔使還奏宿州買綾擾民此皆可採中書宜置籍記之自彭年翔為始仍具案覆可行及不可行者歲終以聞若有改轉即不俟歲終錄奏 壬子司天言五星當聚鶉火既而近太陽同時皆

五九五

通四十一

六

伏按占云五星不敢與日爭光者猶臣避君之明也歷千百載所未曾有望付史官以彰殊事從之 癸丑以樞密直學士戶部員外郎劉綜知并州同管勾并代兵馬事初 上謂馮拯等曰太原地控北門令邊境雖安亦要大臣鎮撫如張齊賢溫仲舒皆可任但以其嘗歷樞近受命之後或有固辭又須改易且召至中書詢問願則授之及召齊賢問之對曰并州重鎮兼領鴈門兵馬朝廷腹心之寄也但前知荆南青社皆是內地尚為近臣所讒欲置曠敗今若守邊鎮領武事安敢自保無過耶然報國之心死而後已異時有急難之地敢不盡力復召仲舒問之對曰藩方重鎮非敢有辭但任尚書班已十年又晚有嗣息年皆幼稚若得改官端揆挈家而往賜以都部署添給敢不承命拯等以聞 上曰齊賢言為人所譏斯過矣是皆不欲往也勿彊之乃命綜為 上又謂



拯曰齊賢仲舒每言朝廷當選任英俊勿使沉滯下位及令舉官不即應詔迫之亦後於衆人豈不畏言行之矣耶

乙卯葬 莊穆皇后于永熙陵之西北初定謚命宗正卿告廟王欽若疑其事因對具言王旦曰國朝故事昭憲之謚太尉率百官告廟 孝明之謚止宗正卿告廟今當以 孝明

為比上顧欽若曰皆有故事不足疑也 庚申知樞密院王

欽若以五星取承東井庶靈百見奉表稱賀詔付史館按知志五星事不知欽若何據或即樞密直學士吏部侍郎張詠塲生於王子司天所奏乎當考

腦頗妨巾櫛求知穎州 上以詠公直有時望再任益部著聲績不當位小郡令中書召問將委以青社或真定使自擇詠辭不就又問金陵詠欣然請行辛酉以詠知昇州 是月

徙敏中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嘗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寄止主人不許僧求寢於門外車箱中許之夜有盜入其家

之丹

通鑑卷之

上

自墻上扶一婦人并一囊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不為

主人所納而彊求宿宿而主人亡其婦人及財明日必執我詣縣矣遂亡去不敢循故道走荒草間忽墜簪并則婦人已

為人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訪亡僧并子婦尸得之井中執以詣縣掠治僧自誣云與子婦姦誘與俱亡恐為人所

得因殺之投井中暮夜失足亦墜井中賊在井旁亡失不知何人所取獄成言府府皆不以疑獨敏中以賊不獲疑之引

僧詰問數四僧服罪但言某前生當負此人死無可言者敏中國問之僧乃以實對敏中因密使吏訪其賊吏食於村店

店嫗聞其自府來不知其吏也問之曰僧某者其獄如何吏給之曰昨日已斃死於市矣嫗歎息曰今若獲賊則何如吏

曰府已誤決此獄矣雖獲賊亦不敢問也嫗曰然則言之無傷矣彼婦人者乃此村少年某甲所殺也吏曰其人安在嫗



指示其舍吏就舍中掩捕獲之案問具服并得其贓一府咸以爲神先是舊相出鎮者多不以吏事爲意寇准雖有重名所至終日宴遊所愛伶人或付與富室輒厚有所得然人皆樂之不以爲非也張齊賢儻蕩任情獲劫盜或時縱遣之所至尤不治上聞之皆不以爲善惟敏中勤於政事所至著稱上曰大臣出臨方面不當如向敏中耶秋七月丁卯祔莊穆皇后神主于別廟殿室在莊懷皇后之上己巳上謂輔臣曰王濟上刑名敕五道煩簡不等朕常覽顯德敕語甚爲煩碎當是世宗嚴急出於一時旣已行下無敢諫者又言魏仁浦嘗作敕草云不得有違堂吏白救命一出違則有刑何假此言也仁浦是之王旦曰詔敕理宜簡當近代亦傷於煩馮拯曰開寶中差諸州通判敕刑獄錢穀一一指揮又有不得慢易之語方今已簡畧也上曰大凡職官苟叶

和商議事皆中理若一人異同雖不得慢易等字去之亦難自今事理有關輕重不侔者當先訪有司具陳可否然後降敕又謂輔臣曰近臣諫官御史言事殊少豈未熟典故或不知朝廷行事耶苟能糾彈論議切中時務則中外聳聽矣壬申詔開封府判官推官各增置一員以獄訟刑法爲生事戶口租賦爲熟事分掌之仍加俸給如事有枉抑未及公理非吏人受賂者自今並以推判爲首先是上之爲開封尹置判官二員推官三員及即位止各置一員於是出筆記六事與王旦等議之其二條以府事繁劇欲增置推判官旣有是詔仍令旦等擇人而任之其後推判官止分掌左右軍廂無生熟事之別也無生熟事之別在天禧四年今且并書之高班內品裴愈出隸唐州俞前監廣州綱與交州使相遇因言龍花葉難得之物宜以充貢至是州採之爲獻且言愈嘗道詔旨上曰朕懷



撫遠俗何嘗有所宜索耶即下愈徭史臺劾問而有是責仍  
以龍花蕊遠交州愈素與知雜御史王濟有隙上初怒甚濟  
力為辨理遂獲輕典人多稱濟焉上謂輔臣曰近見詞人  
獻文多故違經旨以立說此所謂非聖人者無法也俟有太  
甚者當黜以為戒初知宜州劉永規馭下嚴酷課澄海空  
伐木葺州解數不中程即杖之至有率妻孥趣山林以采斫  
者雖甚風雨不停其役六月乙卯軍校陳進因衆怨鼓譟殺  
永規及監押國均擁判官盧成均為帥僭號南平王據城反  
廣南西路轉運使舒賁移牒招撫發桂潯等州兵趣柳城之  
甲戌奏至詔東上閣門使忠州刺史曹利用供備庫使賀州  
刺史張昫為廣南東路安撫使如京副使張從古內殿崇班  
張繼能副之盧部員外郎薛顏同句當廣南東西路轉運使  
發荆南湖北路先屯禁兵斬黃州虎翼荆南雄畧等軍赴

桂州閱集行陣俟利用等至合勢攻討無得先進上謂王  
旦曰司天曼上占候言當有兵方憂遠地牧守不得其人今  
此賊果作廷議擇官且言利用精於方畧悉心王事昫多歷  
邊任尤熟用兵從古頗知嶺外山川險阨繼能勇敢可任然  
朕料此賊不出三策若保其家屬據城距守一也畧城中貨  
以趣山林二也用此二策皆不足慮若選募驍果立謀直  
趨廣州此賊之上策也然其知識必不及此但慮為人誘教  
爾又遣入內高班內品于德潤馳驛將詔諭賊中能束身自  
歸者並放罪仍舊收管逐州長吏倍加安撫如敢違拒即令  
利用等進兵禽戮將士務令整肅無得妄傷平民焚蕩閭閻  
蹂踐田畝立功者所在以官物給賜即時遷擢便宜從事諸  
州縣官屬如賊至所部能規畫禽戮者厚加酬賞隨軍將校  
日給酒務令豐飲增置自京至宜州馬遞鋪命內侍高品



周文質為廣州駐泊都監諭之曰番禺寶氣其所聚民庶久安萬一賊泐流東下則其患深矣爾亟往與本州官吏密設備禦緩急寇至即集近州兵馬巡檢使臣控要路以扞之仍許便宜從事 權三司使丁謂言景德三年新收戶三十三萬二千九百九十八流移者四千一百五十摠舊實管七百四十一萬七千五百七十一戶一千六百二十八萬二千五百四十四口比咸平六年計增五十五萬三千四百一十戶二百萬二千二百一十四口賦入摠六千三百七十三萬一千二百二十九貫石疋斤數比咸平六年計增三百四十六萬五千二百九欲望特降詔自今以咸平六年戶口賦入為額歲較其數具上史館從之 先是將作監丞李迪大理評事李諮范昭同召試 上覽所試詩賦謂王旦曰迪稍優諮昭又其次也迪可與著作郎直史館諮太子中允昭著作佐郎並

直集賢院仍於制詞述朕此旨庶使知勸 黎龍廷自稱權安南靜海軍留後遣其弟峯州刺史明昶殿中丞黃成雅等來貢辛巳授龍廷靜海節度使交趾郡王賜名至忠給以旌節又追封黎桓為南越王明昶等皆進秩及含光殿大宴明昶等與焉 上以成雅坐遠欲稍升其位著訪於宰相王旦旦曰昔管仲朝周周王饗以上卿之禮管仲固辭受下卿之禮而還國家綏靜遠方優待客使固無嫌也乃升成雅于尚書五品之次實錄誤以管仲為子產今改之知制誥周起言請司定奪公事望令明具格敕律令條例聞奏或事理不明無條可援者須件析事具宜從長酌中之道取旨不得自持兩端逗留行遣如挾情者望許人論告重行朝典或止是畏避亦量加責罰從之戊子 上謂輔臣曰比詔庶官上殿不得以無名劄子奏事蓋慮邪說因緣交闕而近日已來殊無獻言者卿等宜勤



接士大夫察問四方事以聞 詔翰林遣畫工分詣諸路圖  
上山川形勢地理遠近付樞密院每發兵屯戍移徙租賦以  
備檢閱 癸巳復置諸路提點刑獄官先是 上出筆記六  
事指其一謂王旦曰勤恤民隱遯東庶官朕無日不念也所  
慮四方刑獄官吏未盡得人一夫受冤即召災沴今軍民事  
務雖有轉運使且地遠無由知先帝嘗選朝臣為諸路提點  
刑獄今可復置仍以使臣副之先命中書樞密院擇官具名  
進內 上曰河北陝西地控邊要尤須得人取性度平和有  
執守者故親選授太常博士陳綸李及自餘擬名以聞咸引  
對於長春殿遣之所至專察視囚禁審詳案牒州郡不得迎  
送聚會所部每旬具囚繫犯由訊鞫次第申報常檢舉催督  
在繫久者即馳往案問出入人罪者移牒覆勘劾官吏以聞  
諸色詞訴逐州斷遣不當已經轉運司披斷未允者並收接  
四  
十一  
文

施行官吏貪濁弛慢者具名以聞敢有庇匿並當加罪仍借  
緋紫以三年為任增給緡錢如轉運使之數內出御前印紙  
為歷畫具績效中書樞密院籍其名代還考課議功行賞如  
刑獄枉濫不能適舉官吏曠弛不能彈奏務從畏避者實以  
深罪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四十八之二

真宗皇帝紀十之二

景德四年八月己亥詔自今兩省五品尚書省四品大將軍  
刺史已上知雜御史諸司史被疾請告三日已上者入內侍  
省遣使將大醫診視之舊制文武官屬疾咸遣醫療治頗有  
自陳微恙請不命國醫者上不欲恩例有異故定制焉檢  
校太傅致望者樞密院事韓崇訓長厚謙畏未嘗忤物素有目  
疾多請告上謂之曰朕在東宮時嘗見醫服工言內外障  
眼須俟翳老實撥而藏之功易而効久若翳小而嫩撥之即  
復生復生無以療之矣此頗近理卿宜志之崇訓再拜謝自  
是累表求解庚子授齊州防禦使辛丑詔審官三班引對  
京朝官使臣不得過三人京朝官差遣不得過五人使臣差  
遣及吏部銓選人各不得過十人其後二班引對使臣增至

五?六五

一

五人吏部銓選人差遣增至十五人上因謂宰相曰如聞選  
人於所由司頗有糜費若非主判官精心舉職則愈為下吏  
所撓朝廷既責以廉節豈得更容其邀滯也壬寅上幸  
崇文院觀新編君臣事迹王欽若楊億等以草本進御上  
徧覽之入四庫閣視圖籍謂宰相曰著書難事議者稱先  
朝實錄尚有漏落億進曰史臣記事誠合詳備臣預修太  
宗實錄凡事有依據可載簡冊者方得紀錄太宗之賜修  
書官器幣有差自罷兵之後議者頗以國馬煩耗歲費縑緞  
雖市得元衆而損失亦多知樞密院事陳堯叟獨謂羣牧之  
設國家巨防今愚淺之說以馬為不急之務則士卒亦當遣  
而還農也作羣牧議以獻勒石大名監乙巳置羣牧制置  
使命堯叟兼之堯叟初為羣牧使及掌樞密即罷其任於是  
內侍副都知閻承翰為都監堯叟自陳職居近密而與承翰



聯事合避物議

上曰國馬戎事之本宜得大臣揔領不可

避也堯叟尋以本司事多請但署檢其帖牒委使副判官印

署施行從之尋又增置判官一員增置判官在九月上謂

近臣曰前命諸路提點刑獄官察所部官吏踰違不治而廉

幹之士未令稱舉遠方聞之或謂朝廷但求人過又恐不識

治體者因而生事乃降詔若有能吏亦許薦論詔編修君

臣事迹官秘書丞陳從易著作佐郎直史館陳越大理評事

祕閣校理劉筠月增給錢五千以從易等修書服勤而俸入

比同僚尤薄故也丁未以右監門衛上將軍錢惟治為右

武衛上將軍月給俸錢百萬仍許在家養疾時惟治弟太僕

少卿惟演上聖德論上覽之謂宰臣曰惟演文學可稱且

公王貴族而能留意翰墨有足嘉者可記其名并以論付史

館因曰錢氏繼世忠順子孫可念如聞惟治頗貧乏尤可軫

四十八二

二

測也遂有是命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付三司市菽麥時宰臣

言今歲豐稔菽麥甚賤為富民所蓄請官為歛糶以惠農民

故也己酉以三司鹽鐵副使司封員外郎林特為祠部郎

中依前充職皇城使勝州刺史劉承珪領昭州團練使崇儀

副使江淮都大制置茶鹽發運副使李溥為西京作坊使充

發運使並以議茶法歲課增溢故也時馮亮為使十先是有

司上歲課元年用舊法得五百六十九萬貫二年用新法得

四百一十萬貫三年得二百八十五萬貫特等言所增益官

本少而有利乃實課也所虧虛錢耳於是特等皆遷秩仍下

詔三司行新法毋得輒有改更賜孔子四十六世孫聖佑同

學究出身聖佑延世子宜孫也翰林侍講學士刑部侍郎兼

國子祭酒邢昺以羸老步趨艱梗見上自陳曹州故鄉願

給假一歸視田里俟明年郊禋上命坐慰勞之因謂昺曰

給假一歸視田里俟明年郊禋上命坐慰勞之因謂昺曰



便可權知本州何須假耶易又言楊礪夏侯嶠同爲府僚二  
臣已沒皆贈尚書上憫之謂宰相曰此可見其志矣壬子即  
拜工部尚書知曹州職如故遷其班在翰林學士上入辭日  
賜襲衣金帶是日特開龍圖閣召近臣宴崇和殿 上作詩  
二章賜之預宴者咸賦易視壁間尚書禮記圖指中庸篇曰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因陳其大義 上嘉納之及行又令  
近臣祖送設會於宜春苑翰林侍講學士外使自易始 癸  
巳 上謂王旦等曰前詔羣臣言事除機密外不得用無名  
劄子非合回奏公事不得上殿蓋防人之多言寢成萋菲也  
且必有顯狀封章彈奏有何不可近日戚綸面陳詔旨不便  
因出綸奏示旦等曰綸意以疎遠之人難得面奏然自下詔  
已來升殿奏事者未嘗有阻朕於羣臣者存公共不欲令潛  
行交鬪構陰有中傷朕思天下至廣自惟寡昧常慮闡政豈

上虛懷求治亦常惕然而懼前代帝王好窮兵黷武懈於機  
務惑聲色事奢靡此其大過朕固不爲人臣論事若衆人所  
不敢言獨能言之信可嘉尚王旦曰飛語譖言聖慮固不爲  
惑但近日論利害者差少亦宜留意省察王欽若曰臣下升  
殿一二次即希恩澤比來中外章疏若以前詔條約皆當付  
所司鞫問 上曰綸性純謹有學問此奏乃夫諭詔旨爾舒  
賁言民有自賊中逃歸者言虜虜成均陳進等以衆心携貳奔  
宜州沈家屬之悼耄者五百人於江率其衆才三千趣柳象  
將固守容管以劫廣州初至柳州限江不能度知州王昱望  
賊遁去城遂陷又言成均始謀挈屬來降夜潛出城至江見  
舟小乃復還 上曰柳州旣限江長吏何至怯懦如此信所  
用非才耳朕慮利用等以官軍勇銳輕視賊黨彼馮管軍勢  
必奔迸雖當襲逐不可便無節制且不測山川險易地理遠



近苟師人勞頓則事益可慮也軍行遠地宜守萬全之計今賊勢日蹙終當自潰即遣使以手詔諭利用等時廣州駐泊都監周文質增築城壘繕修器甲集東西海巡檢戰棹刀魚船據端州峽口以扼之賊知有備遂不敢東下乃挈屬處思順州分兵以攻象州舒賁遣內侍于德潤率兵千人倍道襲逐之 丁巳詔修 太祖 太宗正史宰臣王旦監修國史知樞院事王欽若陳堯叟參知政事趙安仁翰林學士晁迥楊億並修國史景德二年畢士安卒時寇準止領集賢殿大學士旦以參知政事權領史館事及旦為相雖未兼監修其額史職如故於是始正其名 置龍圖閣直學士以龍圖閣待制司封郎中杜鎬為右諫議大夫充職班在樞密直學士之下仍少退工部侍郎呂文仲呂祐之並為翰林侍讀學士文仲周密兢畏會得風疾請告踰百日詔置其俸於是與祐之俱罷轉刑部侍郎集賢院學士祐之純謹長者不喜趨競然備顧問不能有所發明也 權三司使丁謂上景德會稽錄六卷詔獎之以其書付祕閣 壬戌 上對輔臣因言世宗每遣使馳傳必限以晷刻有先期而至者皆盤旋於外俟時復命不爾罪在不測性雖嚴急而智筭雄武當其虜王時親征下羸莫非遇疾班師則克復幽薊矣 是月諸路皆言大稔淮蔡間麥斗十錢粳米斛錢二百詔三院御史令本臺采聽聲譽不稱職者具以名聞 九月甲子朔知華州起居舍人張舒與官屬率民錢修孔子廟為民所訟並坐贖金因詔諸州縣文宣王廟自今並官給錢字葺無得輒賦民財 庚午三司請令左藏庫出次色金為帶以備賜與 上曰朝廷褒寵近巨措費豈在於此即詔以成者悉鎔之別用上色金改造 上以承平既久賦斂至薄軍國用度之外未嘗廣費



自奉且以庶僚勤事壬申遂詔自今文武官月俸應折去者並給實錢在京六分在外四分若願給它物者亦聽上封者言愚民無知佞佛過當謂捨財可以邀福修供以可減罪蠱害斯甚且行禁止上曰習俗既久安可遽絕然佛之為教本於修心若能悟理為益滋大又其教尚忍則國君含垢亦其義也國君苟能憂勤政治惠養兆民不必像設自為功德耳丙子詔廣南路提點刑獄官許棄傳按部若炎障之地盛夏許移牒點檢至秋乃出巡及大中祥符末轉運使副亦聽准例轉運使副用此例在祥符七年五月丁丑上謂輔臣曰宜州賊聞官軍至桂州勢頗窮蹙足可令曹利用等分兵追捕以便且從事仍降敕榜四十付利用等遣人齎示賊眾及揭于要路冀其後董歸順免於屠戮己卯詔羣臣家有藏太祖舊實錄者悉上史館無得隱匿宰相班位與樞密使參知政事重行

四十八之三

五

上每見王旦班與王欽若等立位太迫謂左右曰殿廷儀石以南頗為隘狹故朝集僅若同行即詔閣門移宰相班位於儀石之北餘立其南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王濟改工部郎中出知杭州上固加慰諭仍戒以朝廷闕失許密疏上言吳越俗尚華靡濟矯以質素用瓦缶木杓為犒設之具吏民竊哂之濟不為變上初與宰相議擇官王旦曰天下重地為朝廷屏翰者不過一二十州若皆得人則鎮撫有方威惠兼著小寇不能為患上深然之時薛映知杭州歲滿議擇其代馮拯曰餘杭比諸道易治上曰方面之寄古諸侯也常時無事則為易治吳人輕巧苟備預非常安可謂之易也如宜州止因劉承規虐用其下聚為寇剽延及他境若長吏得人豈致是邪因越班簿指孫僅王濟謂王旦曰二人孰優且曰濟有吏幹可副是選賊圍象州久不克曹利



用等以大軍趨救之甲申與賊遇於武仙縣之李練鋪賊初不  
之覺已而陳進獨率衆來拒直犯前軍守班待禁郭志言麾  
騎士左右縱擊賊衣順水甲執標牌以進飛矢攢鋒不能却  
前軍即持棹刀巨斧破其標牌內侍史崇貴登山大呼曰賊  
走矣急殺之賊心動衆遂潰逐北至象州城下賊寨猶有據  
長竿以瞰城中者盧成均始挈其族持敕榜來降遂斬進并  
其黨生禽賊帥六十餘人斬首級獲器甲戰馬甚衆利用等  
遂入象州安撫軍民分兵捕餘寇遣于德潤馳奏其事 壬  
辰今中書樞密院檢閱建隆已來行事可書簡冊者送修史  
院 冬十月自乾德開寶以來用兵及水旱振給慶賜賞賚  
有司計度之所闕者必稽其數以貸於內藏俟課賦有餘即  
償之淳化後二十年間歲貸百萬有至三百萬者累歲不能  
償則除其籍於是 上命陳彭年撰內藏庫記述其事出以

示王旦等曰此庫乃爲計司備經費耳計司有闕必取於民  
苟非節用何以獲濟因言漢武外事四夷北伐登單于臺西  
田車師勞內地以勤遠方此所以財用不足也陳堯叟曰漢  
武末年戶口減半乃封丞相爲富民侯是亦悔於用兵也

上然之 翰林學士晁迥等上考試進士新格詔頒行之初  
陳彭年舉進士輕俊喜謗王司宋白知貢舉惡其爲人黜落  
之彭年憾焉於是更定條制多意白舊事而設關防所取士  
不復練擇文行止較一日之藝雖杜絕請託然寬由等者或  
非人望自彭年始也 詔翰林學士晁迥等各舉常參官堪  
知大藩者二人 上親閱班簿擇朝臣有公望者得迥等五  
十人令保任焉 丁未以工部郎中直史館馬亮爲右諫議  
大夫知廣州亮自昇州代還表言栢欒在肥上求典廬壽州  
以便營奉及請對但曰如國家必有驅策豈敢以私自便屬



初平宜賊 上問以桂廣之政亮曰高謹微高紳皆循謹非  
嶺守之才宜審擇其人如張詠劉綜可也 上曰詠有疾不  
可遠適綜在并門寄任已重初欲命楊潭知廣州 上察亮  
願行乃謂宰相曰亮之幹敏不下輩也故授之亮由兵部員外  
郎改官才數日擢升諫垣以重其命實訓高紳初曹利用言  
方宜賊之擾楊覃知潭州庶事皆有備 上與輔臣語其  
任職王旦曰覃素以吏幹稱江浙人中罕見其比 上曰是  
常與朱台符同任陝西者否旦曰然當時所爭雖多曲直然  
覃頗有愛民之意也 詔以曹利用為引進使張煦為如京  
使張從古為莊宅副使張繼能為供備庫使自餘進秩有差  
又以知象州大理評事何邴為祠部員外郎賜緋邴二子並  
賜出身親屬同扞寇者悉甄叙之升象州為防禦 前譙縣  
尉陳齊嘗獻封論權茶利害詔送江淮發運司指使馮亮李  
補薦齊堪任京官而判吏部銓御史中丞王嗣宗言齊乃豪  
家子以問中書馮拯曰若選用有才何必限貧富 上曰卿  
言是也比來選人往往指言此某人親某人故必若有才豈可  
以此不用丙辰齊遂補初等幕職官以前鄆縣主簿洛陽高  
志寧為大理評事志寧明經中第請應識洞韜鈴科且求日  
試三千字既而不能成 上察其歷官無過特命遷秩 庚  
申以吏部侍郎兼祕書監集賢院學士郭贄為工部尚書兼  
祕書監充翰林侍讀學士先是 上謂王旦等曰昨召郭贄  
與語移時頗記朕在東宮時事贄純厚長者善於輔導在府  
中三年揚可法繼至可法介然有守其輔導不及於贄朕早  
年嘗至其家贄今已老欲召實近職自吏部侍郎當為何官  
旦等曰陛下念舊推恩皆繫特旨 上曰可授尚書故有是  
命 种放復自終南山來朝召之也 上謂輔臣曰放比高



尚其事每詢訪多有可采朝廷雖加爵秩而未能大用即物議未厭因令陳堯叟諭意且曰朕慮放卷而懷之能副朝旨誠為羨也既而堯叟言放云自被聘召及遷諫署無所補報其幸已甚今主上聖明朝無闕政若更處之顯位則重增其過矣堯叟復手筆訊之放荅疏如前上乃遣內侍齎詔賜放畧曰卿且體茲眷遇罄乃誠明叙經國之大猷述致君之遠畧盡形奏牘以沃朕心副涼德之倚毗塞外朝之觀聽乃司樞務式洽至公放上表固讓上曰放能守分益可嘉也十一月辛未右正言知制誥孫僅知永興軍代四方館使孫全照也以全照知許州先是上謂王旦等藩方長吏尤賴循良全照馭下峻急當擇其代如邊肅孫僅誰可比授馮拯曰僅嘗佐京府孰於民政可用也從之僅純厚長者為政頗寬上謂王欽若曰君臣事迹崇釋教門有布髮于地

五十九

四十八之二

八

令僧踐之及自剃僧頭以徼福利此乃失道惑溺之甚者可並刊之丁丑刑部尚書宋白為兵部尚書致仕白年踰耳順圖進不休御史中丞王嗣宗屢使人諷之知樞密院弟陳堯叟其子婿也亦數懇勸白不得已始上表上猶以舊臣眷然未許再表乃許焉上謂王欽若等曰近有西北使還者言順安軍西至定州曠土盡墾關苗稼豐茂民無差擾物價甚賤惟當慎擇守臣使不生邊隙也馬知節曰西北二方久為外患今契丹求盟百室至請吏皆陛下威德所致且如唐室正觀開元稱為治世然措置兵甲樹立屏翰皆不得其宜終成尾大之患當今兵柄盡出陛下掌握至于一命之士皆由旨授上曰前代求治之君亦多如德宗思欲威加天下知書自任羣臣雖復上言多所不愜以是人頗循默此亦可深戒陳堯叟曰唐太宗與臣僚論事有不出太宗意



者太宗退有變色蓋以天下至廣深居九重不能周悉而羣臣之見亦未及遠此太宗所以憂也今陛下聽斷如流尚以為戒茲實天下幸甚 庚辰殿中侍御史趙湘上言請封禪中書以聞 上拱揖不答王旦等曰封禪之禮曠廢已久若非聖朝承平豈能振舉 上曰朕之不德安敢輕議 初王欽若既以城下之盟毀寇準上自是常怏怏他日問欽若曰今將柰何欽若度 上厭兵即繆曰 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刷此恥也 上曰河朔生靈始得休息吾不忍復驅之死地卿盍思其次欽若曰 陛下苟不用兵則當為大功業庶可以鎮服四海誇示戎狄也 上曰何謂大功業欽若曰封禪是矣然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乃可為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若人主深信而崇奉焉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 陛下謂河圖洛書果

四十八之三

九

有此乎聖人以神道設教耳 上久之乃可獨憚王旦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請以聖意諭且且無不可乘間為旦言之僮俛而從然 上意猶未決莫適與筭之者它日晚幸祕閣惟杜鎬方直宿 上驟問之曰卿博達墳典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 上曰漫應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其言偶與欽若同 上由此意決遂召王旦飲於內中歡甚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視乃珠子也且自是不復持異天書封禪等事始作此據蘇轍 龍川別志及劉鄩所作寇準傳 辛巳 上謂王旦等曰昨暮降雪遽止朕憂其未足夜分使人於宮庭視之乃云復降其勢甚密今果盈尺來歲麥苗應有望也朕每念稼穡艱難嘗與邢昺言力田者多值災沴昺云民之災患大約有四一曰人疫二曰旱三曰水四曰牛瘡必歲有其一但或輕或重耳四事之害旱



曠為甚蓋田無畎澮米不可救所損必尽即傳所謂天災流行國家代有者也易又居田里尤熟農事自云驗之多矣比歲稼穡屢稔朕常以災沴為慮兼聞今年宿麥甚廣得此時雪農家無冬早之憂也遂賜近臣飲于中書又宴館閣官于崇文院上作瑞雪詩令三館即席和進兩制次日來上 戊子令樞密院條上南郊永天節皇族諸親延賞恩例先是每有朝慶皇族皆過希龍澤 上謂陳堯叟等曰若盡遂所請即勤勞王事之臣能不以此為辭自今有越例者即令尚書內省勿下堯叟等曰頃歲陳國長公主為男求近地刺史已有官者求歲歲改轉諸院回圖舟車求免抽稅去年程繼宗掌致遠務坐事制鞫晉國長公主為奏求代允似此事臣等以其國戚但取進止 陛下皆寢而不報自此所保任親戚有官者限以品秩各定所止中外之人尽知國家推公以待

四十八之二

十

臣下 上曰諸親中亦有引 太祖 太宗朝事為言者朕但答以 祖宗功業至大安可比擬况庶事皆有制度朕遵守之何敢失墜邇來漸亦知非各安其分矣 庚寅賜太廟守衛人等永天節衣服歲以為例祥符八年正月 密院上新例 辛卯契丹遣使左領軍衛上將軍耶律元昭德節度使耶律諧里副使左威衛上將軍李琬殿中少監李操來賀永天節蕃俗最重食捫狸邦發土得之唯以供母主至是使者挈數頭至飲以羊遂令庖人造蕃食以獻 上許進入擇其味佳者再索之使感悅接伴契丹使王曙等言臣嘗奉使北朝羣臣每見競來趨揖問本朝羣臣曾至其國者動靜安否臣察其情無猜阻即一一以實對今北朝使至羣臣中有曾使契丹者亦乞諭令與北使交接問其動靜安否庶幾得其歡心從之會

載此事於四月今後 耶律元館于京師嘗詢左右曰館中自見契丹遣使之後



聞鼓聲豈習戰陣耶或對以俳優戲場閭里建設上聞之謂宰相曰不若以實諭之諸軍比無征戰閱習武藝亦國家常事耳且可以示無間於彼也 十二月乙未手札賜王欽

若曰編修君臣事迹官皆出遴選朕於此書匪獨聽政之暇

資於披覽亦乃區別善惡垂之後世俾君臣父子有所鑒戒

起今後自初修官至揚億各依新式並相檢 畧歷仍書逐人名下隨

卷奏知異時比較功程等第酬獎庶分勤惰委劉永珪專差

人置曆欽若為人傾巧所修書或當 上意褒賞所及欽若

即自名表首以謝或謬誤有所譴問則戒書更稱揚億已下

所為以對同僚皆疾之使陳越寢如尸以為欽若石中立作

欽若妻哭其旁餘人歌虞殯於前欽若聞之密奏將及紕責

王旦持之得寢億在館中欽若或繼至必避出他所然及欽

若出知杭州舉朝皆有詩獨億不作欽若辭日具奏詔諭億

令作詩竟遷延不進此據江休復 上初嗣位即詔諸路勿

得祥瑞來貢其後頗有進獻者乃詔尚書禮部舉舊制申禁

禮部言福應之至以顯盛猷雖睿德謙冲務於自損若史臣

不記來世何觀請止報省關史館奏可 賜近臣契丹錦綺

綾縠新羅酒蕃肉等先是 上嘗問輔臣以天下貢舉人數

王旦曰萬三千有餘約常例奏名十一而已 上曰若此則

當黜者不啻萬人矣典領之臣必須審擇晁迥兢畏當以委

之周起王曾陳彭年皆可參預拯曰封印卷首若朝廷遣官

主之於理亦順尤宜用素有操守之人且曰滕玄晏於士大

夫間少交遊 上曰今當以朱巽代周起知舉令起與玄晏

同掌封印事於是命翰林學士晁迥知制誥朱巽王曾龍圖

閣待制陳彭年同知貢舉既受詔 上諭以取士之意務在

至公擢寒進有藝者又命監察御史嚴穎張士遜監貢院門



都官員外郎喬頴太常博士鄭彝太常丞陳既濟巡試鋪太  
常丞直集賢院任隨著作郎陳覃點檢進士程試大理寺丞  
馬龜符等六人考較諸科程試又命知制誥周起京東轉運  
使祠部員外郎滕玄晏封印舉人卷首用奉使印殿中丞李  
道監封印院門進士諸科試卷悉封印卷首送知舉官考校  
仍頒其式知舉官既考定等級復令封之進入送覆考所考  
畢然後參校得失凡禮部封印卷首及點檢程試別命官皆  
始此玄晏中正子士遜光化軍人也按周起傳云起創糊名  
之法又陳靖傳亦云糊  
各考校始於靖蓋靖先請用之殿試起復請用之禮部故起  
首為封彌官也嚴穎喬頴鄭彝陳既濟陳帶馬龜符李道七  
人未詳邑望

庚戌都官員外郎同判太常禮院孫奭言伏觀來

年正月一日享先農九日上辛祈穀祀昊天上帝按春秋傳  
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月令云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  
元辰親載耒耜躬耕帝籍先儒皆云元日即上辛郊天地元

六三十五

四十八之二

十二

辰謂郊後吉亥享先農而耕籍也六典禮閣新儀並先云上

辛祀昊天次吉亥享先農伏望改用上辛後亥日享先農仍

即著令詔太常寺與崇文院檢討官詳定既而判寺李宗諤

言宋書後魏書所載並以上辛後日享先農請如奭奏從之

上謂輔臣曰比者武將戎臣多言與虜和不便王旦曰儒臣

中亦有此論然國家與虜和三年于茲矣計其不勞干戈不

費財用之外河朔人民頓息飛輓上曰議者或謂虜徇河

朔豐實乃動耳馮拯曰邊方不寧武臣幸之以為利上曰

國家雖懷柔示信亦不廢戎事虜亦安敢渝盟但當清淨致

治以安吾民也邊臣嘗有奏請招市戰馬者上顧左右曰

今蕃落安輯久通互市河忽招之且畜馬太多費用尤廣契

丹請和今已三載河朔生靈粗爾息肩撫御四方當務遠畧苟

止信淺識為國生事則害滋甚矣寶訓以此事係四年  
今且附見更俟考詳詔



諸路所上軍儲之數自今先下樞密院籍記送中書蓋凡遣  
戍兵必預度所在資廩豐約故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四十八











